

徐一士 著

徐禾 选编

亦佳庐小品

现代学人
小品文丛

北京出版社



現代學人
小品文叢

亦佳

徐士著



北京出版社

小品

徐士選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亦佳庐小品/徐一士著;徐禾选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现代学人小品文丛)

ISBN 7-200-03317-0

I. 亦… II. ①徐… ②徐…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9497 号

亦佳庐小品

著 者: 徐一士

选 编 者: 徐 禾

责任编辑: 刘卫弘

装帧设计: 朱 云

责任印制: 李文宗

出 版 者: 北京出版社

发 行 者: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011

电话: 总机 (010) 62016699

印 刷 者: 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47 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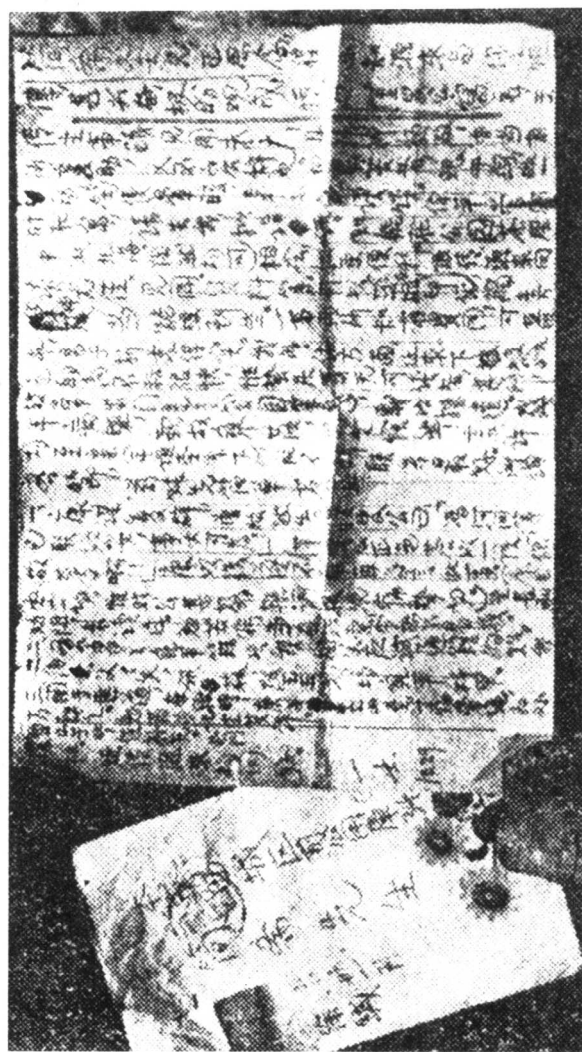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标准书号: ISBN 7-200-03317-0/I·500

定 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徐一士手迹

序

张中行

记得总是一年以前了，北京出版社的人来访，持来一份出版计划，其名为“《文史小品丛书》简况”，让我看看，提点意见。所谓意见，大到出这样一套丛书值得不值得，小到丛书之名，设想几种，以哪一种为合适。其时我正忙，又因为拟出版的不是一个小小本本，而是丛书，也许多到包容几十种吧，问题就比较多，比如读者需要不需要，都收什么人，找适当的人选编难不难，直到能不能赚钱等。语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学坐上位者，说“等我考虑考虑吧”，用准“王顾左右而言他”之法把来客送走。近期，以为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又过些天，连这件事也在虚无缥缈间了。

不记得昔年在何地听过一次关于梦的高论，是“好梦可以不信，坏梦不可不信”。请提意见的不再来是个好梦，果然信就错了。是不久前，请提意见的人不只又推门而入，而且持来这套丛书第一辑八种的一部分校样。显然是木已成舟，则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就不再有，还枉驾做什么呢？问明来意，是一，酌定丛书之名；二，写丛书的总序。只好遵照办理，不再退缩。

先说丛书之名，他们设想的，除“文史小品丛书”以外，

还有四种：学者小品丛书，现代学人小品丛书，学林小品丛书，学人小品文丛。我用郃居二大妈上菜市买菜之法，就菜摊上有的挑挑拣拣，集入菜篮，成为“现代学人小品文丛”，建议他们考虑。这里说说如此拼凑的想法。加“现代”，就把《世说新语》、苏黄题跋小简直到《春在堂随笔》等等开除了。用“学人”不取“学林”，因为这套丛书，选而收的眼，所看是“人”；不取“学者”呢，我的说不清来由的感觉，是学者宜于上讲台谈大道理，学人就无妨坐在树荫下说说金莲与超高跟的同异。以下“小品”是重点，留到下面说。至于取“文丛”不取“丛书”，也是我的感觉。丛书是老字号，耳听其声，目见其字，不要说会想到佛藏、《四库全书》之类，过大，不合适，就是想到“汉魏”、“粤雅堂”、“知不足斋”之类，也总会感到分量过重。不如称为文丛，有可轻可重的自由。

枝叶说完，下降到主干，小品。先说结论，是多年来我喜欢读小品，也就愿意有人肯印这类作品。有书呆子“每事问”旧习的人不免要问：“这类作品，或说小品，是什么作品？”记得六、七年前，我受命编《张中行小品》（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在自序中曾用与近郃（散文，随笔，杂文）比较之法求解决，结果是“剪不断，理还乱”。只好改为用对镜法，自己看自己专有的尊容。受新风感染，眼先盯出身。想不到竟至不简单。可以远到六朝，和尚译佛经，译全本称为大品，译述要本称为小品。显然，我们现在说小品，即使有兴趣“数典”也不能不“忘（远）祖”。本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之流（曾编印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等）就是不管远祖的。寻根，其时如周作人、俞平伯、沈启无等只追到晚明，公安派和竟陵派。这两派是怎样写小品的？为偷懒，抄袭“自己”的旧文：

公安、竟陵及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以自己的文笔直抒胸臆，并且身体力行。这样写成的文章，与韩柳的《原道》、《封建论》之类相比，题材由庙堂迁到村野，写法行云流水，无拘无束，甚或杂以嘻笑怒骂，当然会为正襟危坐的道学之士所非笑。而写者呢，不只自以为是，而且自以为高，干脆胆再大一些，树旗立帜，由和尚那里借个名堂，称自己的这类作品为小品，如王思任有《文饭小品》，陈继儒有《晚香堂小品》。这样的小品，特点是多写自己的情意，少谈圣道一类的大道理；一般篇幅短小，组织随意；语言也尽量从心所欲，不用唐宋八家的。

写自己的情意，行文也随随便便，这固定到纸面上，就必致与高文典册中的教条异趣。这样的风格，三十年代有的人先是欣赏，继以仿效，并想用对比的办法使它更为鲜明，曰“言志”而不“载道”。这样说，我们给小品定性，就无妨用晋惠帝“独听蛙”之后的分类法，官和私，说小品所写都是“私”，与官无涉。

年不太轻的人头脑中还会有“斗私”的记忆，所以关于笔下的所谓“私”，还要加些解释。这，碰巧这套书的策划者早已有细致而恰当的描述。再一次偷懒，照抄如下：

多侧面反映古今社会生活，传播多重文化知识，
宫廷、官场、文坛、民间，三教九流，掌故遗闻，无所不包；
随笔、札记、琐记、杂考、读书记、风俗志、日记、游记等形式，多种多样。

作者信笔所之，随手札记其一孔之见，一得之功，不求系统，不求完整，不求全面，不拘形式。作者无拘无束地写，海阔天空，天上人间，人文自然，古今中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读者无拘无束地读，轻松愉悦，若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乐而忘倦。

作者和读者双方，用手写也好，放眼看也好，所行都出于一己之私，所以离心最近，也就最真；此外还有个看似难调和却能水乳交融的优点，是花样多而并不费力。

那么，单说真，可以加大品之冠的诸多著作就一定不真吗？当然不能这样说。但是我们总要承认，仍用晋惠帝的分类法，不少属于至少是沾染官气的，如昔日之科场制艺，近年之批判八股，其中是很少私也就离真很远的。我们都知道，文章能感人，合理与否很重要，但尤为重要的是要出自本心。小品之可取，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一己之私。我还有“喜读”的一己之私，也想在这里说说。多年来喜读，是因为从其中讨了不少便宜。分别说有四种：其一是丰富了知识。语云，开卷有益，理由可以不赘。其二是磨炼了智慧。比如“天子圣哲”一类话都是骗人的，这一点他知之明就大都是由非大品的书中来。其三是提高情趣。即不只知道，而且喜爱，小品中常常触及的那些玩物而不丧志的种种。其四是消磨时间。我们常人总不免有一时感到无事可做而又闲情难忍的时候，我的经验，与其到大街去欣赏车祸，不如坐在屋里看书；而书，举远年的，看《朱批谕旨》就不如看《板桥杂记》。

学秀才书驴券，不管野马跑出多少里，最后还要说到驴，即这套书。看来件，第一辑收况周颐、林纾、叶恭绰等八位，

一位一本，都是由多种著作中选编而成。这就又值得赞扬几句。一是没躲避文言，可谓“真”解放了思想。另一是选编工作勤而慎，能够做到纯而不漏。还可以加个出于我之私的一：是其中的叶恭绰和谢国桢，昔年与我有交往；顾颉刚是我上大学时期的老师；林纾，余生也晚，无缘结识，可是敝篋中还存有他的画幅；邓之诚，我上大学时候他教大学（燕京），竟也未能见到，可是以偶然的机会，买到他的遗砚。总之，看到这些人名感到亲切，也就盼望他们的小品能够尽快出版，以及全套的小品能够早日完成。所为呢，限于私情，或胆放大些，说代表像我这样珍重“宫花”也不轻视《野草》的也许可以称为“广大”的读者，先睹为快吧。

1997年10月17日于京华北郊之楼居



目 录

第一辑 人物述林	(1)
荣禄与袁世凯	(3)
张之洞与袁世凯	(11)
张之洞轶事	(14)
刚毅	(18)
骆成驤	(18)
宗炳	(19)
崇实与骆秉章	(22)
谈王小航	(28)
读《南海康先生传》	(34)
左宗棠与梁启超	(41)
谈章炳麟	(50)

太炎琐话	(53)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	(62)
辜鸿铭熊十力逸事	(69)
谈杨度	(71)
谈段祺瑞	(76)
吴佩孚与郭绪栋	(81)
谈孙传芳	(83)
谈徐树铮	(87)
谈王士珍	(93)
李慈铭与周祖培	(96)
李慈铭与王闿运	(101)
陈宝琛	(108)
谈陈三立	(111)
李汝谦	(118)
谈隆观易	(121)
万寿祺	(126)
梅巧玲	(132)
柳敬亭	(135)
谈赛金花	(142)
 第二辑 旧闻杂记	 (149)
对外趣谈	(151)
庚戌炸弹案	(159)
戊戌政变遗闻	(167)
京朝旧闻四则	(170)
误会三则	(171)
刘鹗最先玩扑克	(173)

刘鹗所藏古琴	(174)
托云	(175)
狃狃	(176)
张宗瑛之文	(176)
冯汝骥与沈瑜庆之争	(179)
林开谟官运不济	(181)
吴士迈杀朱德树前后	(182)
满员一语解僵局	(184)
日本笑话	(184)
端茶送客	(187)
“守节”小议	(188)
湘绮楼之今昔	(193)
裁缝与官	(198)
陶人掘藏事述	(202)
《负曝闲谈评考》序	(207)
与胡适之博士之一席谈	(215)
李审言遗札	(222)
祭坟趣事	(227)
 第三辑 湘军谈荟	 (229)
胡左谈曾国藩	(231)
略谈曾胡	(234)
谈曾国藩科第	(237)
谈曾左交恶	(239)
曾左之交补遗	(242)
略谈胡林翼	(244)
谈彭玉麟	(246)

彭玉麟与杨载福	(250)
王鑫	(255)
再谈王鑫	(259)
第四辑 典制丛谈	(265)
倭仁与总署同文馆	(267)
谈大小九卿	(272)
卿寺	(277)
宗室考封	(279)
督抚同城	(280)
红顶	(286)
首县	(291)
官场称谓	(295)
言官小议	(298)
二陵谈故	(300)
(一) 秋审	(300)
(二) 王乃征二事	(300)
(三) 台谏言事，风闻无罪	(302)
(四) 河南藩司，号为繁缺	(303)
(五) 巡抚兼提督，例戴花翎	(304)
官制改革趣闻	(304)
咸丰军事史料	(306)
杭州旗营掌故	(311)
武科	(329)
火器	(333)
第五辑 科举故实	(335)

科举溯源	(337)
副榜	(340)
欧徐之误	(342)
戊午顺天科场案	(342)
先中式后停科	(348)
试题出错	(348)
大挑	(349)
盲试官	(352)
谈八股文	(354)
嘲科场诗	(358)
录《衡文歌》、《闾差行》	(364)
贡院	(367)
 选编后记	 徐 禾 (369)

第一輯

人物述林



荣禄与袁世凯

(一)

甲午战役之后，袁世凯以曾为吴长庆僚佐，且在朝鲜，尝为其国王练兵，欲以治军自见，遂以训练新军事宜说督办军务处。李鸿藻、荣禄辈为所动，因奏准以浙江温处道督练新军于小站，号曰新建陆军，凡七千人，后卒借是大显。汲引而扶持之者，荣禄之力为尤多。世凯之谨事荣禄，实其得志之最大原因也。民国初元，世凯在大总统任，沈祖宪、吴闿生二人，为编《容庵弟子记》，述其在清之事迹。卷二关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奉派练兵小站云：

二十一年……四月……因督办军务王大臣保留，复由津入都。时军机大臣为翁相同龢、李相鸿藻、荣相禄；而李相尤激赏公。以公家世将才，姻